



在伦敦

钟宜霖 著

一个中国女子在伦敦的文本生活

一片内心迷宫的倒影
一部个人主义与城市的传说

旅英畅销书女作家钟宜霖
新近长篇小说

每一个中国女子到了西方，都会写出一本书来



在 伦 敦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在伦敦 / 钟宜霖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2

ISBN 978-7-5594-1139-6

I. ①在… II. ①钟…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35360 号

书 名 在伦敦

著 者	钟宜霖
责任编辑	张 黎 张 婷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南京华众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毫米 1/32
印 张	7
字 数	140千字
版 次	2018年2月第1版 2018年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1139-6
定 价	36.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钟宜霖



旅英华人女作家，出生于70年代后期。七岁发表处女作，十六岁出版长篇小说《阳光雨季》并被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专题采访。二十五岁赴英留学，获得英国华威大学文学硕士学位，毕业后移居英国。现居伦敦。

已出版长篇小说七部，小说集和文集两部。长篇小说《伦敦爱情故事》曾高居亚马逊畅销小说排行榜前三甲。2013年出版长篇小说《北京北京》（本书的姊妹篇），由旅瑞台湾作家陈文芬（汉学家马悦然夫人）等名家推荐。长篇小说《唐人街》首发于2011年《收获》长篇专号“海外华人作家专辑”，2015年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

▲ 目 录 ▼

上半场

Chapter 1	星期天	002
Chapter 2	星期一	013
Chapter 3	星期二	025
Chapter 4	星期三	036
Chapter 5	星期四	047
Chapter 6	星期五	059
Chapter 7	星期六	073

中场休息

A. 关于“保鲜”的对话	084
B. 关于哲学的对话	087
C. 一个午间的电话	095

下半场

Chapter 9	星期六.....	102
Chapter 10	星期五.....	113
Chapter 11	星期四.....	128
Chapter 12	星期三.....	142
Chapter 13	星期二.....	156
Chapter 14	星期一.....	172
Chapter 15	星期天.....	185

【创作后记】 无法停止的写作，无法停止的生活

Non-stop Living, Non-stop Writing	202
---	-----

【出版后记】 摇滚人生 Rock Your Life 207



上半场

Chapter 1

星期天

1. 春天的傍晚

A Spring Evening

时光要追溯到两年前的一天，我和 David，一位英国作家，也是我所上大学系里的终身文学教授，在傍晚伦敦街边的咖啡店喝茶。

“还要点别的什么吗？”他问。尽管他是几十年前从加勒比海地区移民到英国来的，但多年来的英国生活已经把他彻底变成了一个绅士风度十足的英国男人。

“不，我只要喝茶就够了。”我说。

他要了一杯咖啡。

“我一喝咖啡就会睡不着觉，会一直到天亮都睡不着。”我说，

向他解释我没有要咖啡的原因。

“喝茶应该不会有问题吧？”David问。

“茶也仅限于英国茶。如果我一喝正宗的中国茶，也会失眠。”我端起侍者送来的白瓷小茶壶，开始往同样雪白的瓷杯里倒茶。水流出来，深深的褐红色。

我倒入牛奶，又放了两小勺糖，在茶杯里搅拌均匀。

David说：“我还以为中国人喝茶不加奶和糖。”

听他这么说我突然想到，不知道他此刻喝的是不是来自他的故乡加勒比海的地道黑咖啡？

我笑笑，说：“喝中国茶我肯定不会加的。但我现在喝的是英国茶——其实虽然英国最早的茶叶来自中国，可在我们中国人眼里，现在英国人喝的这些红茶好像都不是茶叶一样。”

“中国人的茶是绿的。”David点点头说。

“也不完全是。”我说，“不过大多数都是的。可即使我们有红茶，也不是英国的这一种。你知道，我经常觉得奇怪，感觉英国的这些红茶包里装的不像是茶叶，倒像是红色颜料似的。”

David咧开嘴笑了。

我继续申诉：“真的，你不觉得是这样的吗？不管什么茶包，只要一放进水里去，就只见无数的红色从包里弥漫出来，两秒钟的工夫，整个茶杯里的水就全红了。我简直怀疑自己是在喝颜料。”

“我们中国的茶都是至少要泡上五到十分钟，茶叶里的绿色才会慢慢地渗透出来的。”我说，“有的特别讲究的茶，还需要泡过三、四遍水，才会泡出真正的成色来。而且我们的茶即使泡

上一个晚上，也不会有英国茶两秒钟泡出来的颜色那么深。”

我和教授 David 为中国茶叶和英国茶叶的差别滔滔不绝地议论着。虽然主要都是我在说。在大学里，他是我的导师教授先生，给我上课，到了这里，英国伦敦街边的一家小咖啡馆，我们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由我来告诉他我有关茶叶的困惑。

“总之，英国什么地方都透着奇怪。”我总结性地说。喝下了一口热乎乎甜蜜蜜的英国奶茶。

“他们借鉴了其他很多地方的文化，却又把它们变成了自己的独特文化。”教授说。

说到这里，我想起教授曾经在为英国博物馆制作的一期在博物馆放映的资料介绍片里作为主持人说过的一句话：

“到底什么是英国的民族性和英国文化呢？是英国茶吗？茶来源于中国。还是建筑？那就让我们来看看英国的古建筑……”

教授到底是教授，看什么问题都有学术性的深刻。

但是在这个春天的夜晚，当我们在伦敦喧嚣的街头一起坐在咖啡馆外面的凉椅上喝着茶与咖啡的时候，他不是教授先生，而是我的朋友 David。

在那个春天的夜晚，故事就象白瓷茶壶里的水一样，源源不断地流了出来。

2. 教授先生

Mr. Professor

我想我是不是应该先介绍一下我自己，也就是这本小说的主人公。首先，我是一个女性。而且是一名来自亚洲，更准确地说来自中国的女性。当飞机降落在大英帝国的领土上时，我二十五岁。一个星期以后我在伦敦度过了我的生日，我想我是刻意把这个生日安排到英国来度过的。

在中国我接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我毕业于一所全国甚至全世界都闻名的专业学院。我只需要举一些当时和我一起在学院里念书的同学的名字大家就知道了：“国际章”（她比我低三个年级，当时和我住在同一层女生宿舍）、李亚鹏（当时他在上定向分配的新疆班，但是毕业后他们全班没有一个人回新疆）、刘烨（可能是金马奖史上最年轻的影帝吧，生活中他也很帅），等等等等。是的，按照外界的话来说，我们学校就是一明星演艺学校，或者说，从我们学校出去的名人全都是演艺界的大牌明星。我们学校位于北京市区中心一个小而破旧的老胡同里，全校占地39亩，可能还不够一般大学一个操场的面积。可不管它有多小，多穷，多破，那就是我们心爱的母校。我们学校的名字叫中央戏剧学院。

我们学校一共（只）有四个系：表演系，导演系，编剧系和舞台美术设计系。完全是按照戏剧所需的工作形式严格划分的。据说在我毕业多年以后学校又新开设了什么影视系，估计那都是学校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得已而为之的谋生的手段。也许是我

的思想太落伍了吧，现在连美国的大学课堂里都开设了影视写作或者表演的专业课程，何况中国。不过话说回来，这都是好莱坞的电影工业干的好事，把全球的文化氛围都搅和得鱼龙混杂、乌烟瘴气。

我就读的不是最出名也最出明星的表演系，而是最不出名也最没有明星人物的编剧系。其实当初我也想过要当导演，也考了导演系，专业考试也通过了，但最后我还是上了编剧系。别人也许看来觉得我不幸，但这却实在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运，因为我得以继续我最热爱的写作，而没有改行去当女导演。我对母校深怀感激，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和表达的，可以说没有中戏，就没有现在的我。

“你们都学了些什么？”有一次，走在英国大学校园的小路上，David 问我，“学习中国的戏剧吗？”

“不，”我迟疑地回忆了一下，突然发现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虽然我是在中国就读的戏剧学院，但居然还真没怎么学过中国戏剧。“我们主要都是在看欧洲的戏剧剧本。也有美国的，不过主要的还是欧洲。”我回忆着回答，“那时候我记得每个学期老师都要求我们看几十个剧本，开了长长的书单让我们去读，还要考试。那几年我们起码看了两、三百个外国剧本。”

“欧洲戏剧？”教授有些意外地说，“你们不学中国戏剧吗？”

“中国本身其实是没有戏剧这个形式的。”我解释道，“我们中国传统的戏剧形式是戏曲，有点类似于欧洲的歌剧的形式，但那不是我们学习的内容。我们的专业是话剧，也就是从欧洲传

入中国以后才有的这种戏剧形式。真正的中国话剧是从二十世纪初才开始诞生的。”

“哦，”教授明白了。

“所以那时候我们看的全都是欧洲戏剧的剧本。”我说，“我入学的时候才十六七岁，哪儿看得懂啊，整天看得我头都大了。”

教授呵呵地笑了，一面继续和我匆匆地走在从教学楼去往图书馆的路上。那天我只有走这一段路十分钟的时间和他谈话。而这也是我和他第一次私人性质的谈话。

“那你喜欢（看欧洲的戏剧）吗？”他问。

“当然！”我拼命地赞叹，“那简直就是杰作！好多剧本我都喜欢得要命，真的是太伟大了。”然后我说了几个翻译成中文的欧洲剧作家的名字，梅特林克、迪伦马特、毕希纳等等，但是因为我不知道他们的英文名或者德文法文的原名，教授先生一个也没听懂。

我很遗憾。

“你喜欢莎士比亚吗？”他终于想起来了一个我铁定知道的戏剧家。

我有些为难：“……说实话，我还真不怎么喜欢他……我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就觉得他的戏很难懂。”

“也许是翻译的问题。”教授非常敏锐地做出了判断，“语言越漂亮的作品越难翻译出作品原来的味道。”

“哦？”我想了想，“也许是吧。”

这时候，教授先生要去的图书馆已经到了。我只好依依不舍



地和他告别。到英国几个月以来，这还是第一次有人和我谈起那些过去的事情。而且最重要的是通过这一次谈话我才发现，和学校里其他做学术和研究的教授们不一样，原来 David 是一个那么敏感的人。

不敏感的人是当不了作家的。我仿佛突然间找到了同类。

可惜的是，路已经走到头了，我不得不和教授先生说再见。

“马上就要放寒假了，”教授最后对我说，“我不会再到学校来。下个学期我要到第三周才会回来上课，那之前我要去参加一个在美国召开的学术研讨会。”

“哦。”我心中恋恋不舍。好像突然间找到了一个爱人却马上就要分开，就是那一种感觉，虽然我知道那不是爱情。

我和教授先生的关系是彻底纯洁的。——虽然我完全没有必要特意跑出来说明这一点——教授先生至今还是单身，而且从未结过婚。

大约在半年以后，教授曾经得意地告诉我（这时他已经把我当作了很好的好朋友，我猜想），他说：

“天哪，我现在有两个女朋友，我真的非常非常爱她们俩。两个我都爱，爱极了。可是你知道，有时候事情完全不像你想的那样。”

我深表同情地点了点头，看着他喜悦而忧伤的神情心想：可怜的教授先生。——在私人生活中，他变成了一个在两个姑娘的床第之间疲于奔命的男人。

我想这真是所有男人的幸与不幸。



3. 时间像一种水

Time as Some Water

时间像一种水，缓缓地滑过天际。

所有的云都席卷过来，凝聚在天空的中部，不断地翻卷、涌现。

在天空中，我仿佛看到一种遥远的颜色。它远远地出现在我的梦境里。像一种幻觉，想要抓住却又抓不着，只远远地在前面的天空里浮动着，疏离着。我看不清它存在的形状，只恍惚可以看到它遥远的光与影。

是一种什么样的颜色呢？

我仿佛已经看见了，可我醒来的时候就忘记了。

全部都忘记了。我努力地回想，可我什么也想不起来。后来我再也没有梦见过它。那一种奇怪的、淡淡的天空中的颜色。

而那个曾经在梦中出现的色彩，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4. 写作问题

Problems of Writing

“很多时候我想要去说明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那个东西就突然不存在了。”在一次谈话中我对 David 说。

“现在你的问题是什么？”他直截了当地问我。

“我写不出东西来了。”我同样直截了当地回答，“已经整

整三年了，我写不出小说来。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那时候是2003年，也就是两年以前。

我们坐在教授David在系里的私人办公室里。桌子上放着我在中国的时候出版的作品。一、二、三、四，那时候一共是四本，是我25岁以前出版的作品。其中有三本是长篇小说。

David扭头坐在他身边的一位来自南美洲某个国家（我已经想不起是哪个国家了）的访问学者对面，那人也是当地的一位著名男作家说：

“看看，这个小姑娘已经出了四本书，还说她写不出东西。”
访问学者宽容地微笑着看着我。

David：“你为什么不继续写呢？就坐在桌子面前，拿起笔，让自己开始写，一点一点地写。”

我带着痛苦不堪的神情（绝对不是装出来的，而是一种巨大的难以用言语表达的痛苦，只有写作的人才能体会得到）说：“可是，可是，天哪，我就是什么也写不出来啊！”

他们两个人都被我给搞糊涂了，面面相觑地看了对方一会儿，然后同时再看看我。

我的脸上写满了扭曲、痛苦而迷茫的表情。

“怎么会写不出来？”访问学者和蔼地安慰我，“既然你写过那么多作品，就应该继续写下去啊。”

“是的，是的，可是……”我突然发现不仅自己实在难以用语言表达出这种内心的困惑与痛苦，就连他们这两个同样写作的男人也无法明白我所处的状态。

“我什么都试过了，可我还是什么都写不出来。”我终于让自己安静下来，说，“这也就是我为什么来到英国的原因。——我想换一个地方开始写作。可到了这里我才发现，虽然一切都变了，生活中的一切元素都发生了变化，而我仍然无法写作。”

教授和访问学者都不说话了。面对我这种莫名其妙的痛苦，他们无话可说。

好在他们不会认为我疯了。

“听着，Juliet，你现在需要的不是我们，你现在需要的是回到家里，在桌子面前好好地坐下来，一天什么也不要做，就是坐在那里，铺开你的稿纸，拿起你的笔，告诉自己现在你就要开始写作，就是从现在开始。”David终于为我想出了最后的办法，“然后你要强迫自己写，你需要强迫自己开始写，并且继续写下去。这样坚持住哪怕是一天，或者是两天，哪怕两天以后你的稿纸上只写了两行字，也没有关系。现在你就给我回家去，开始坐在桌子旁边写东西。”

我想要继续申辩，但显然我这时已经完全没有申辩的权利了。

访问学者听着教授先生的话，和蔼地看着我点了点头：“别担心，你会继续写下去的。”

我用绝望的眼神看着他们说：“不，我知道那样做行不通……”

“就按照我说的话去做。”David说，“你现在就回去给我写。一个星期以后的同一个时间，”说着他看了看桌上的小表，“星期四下午三点到三点半，我和XX教授（实在抱歉，我已经忘记了他的名字，我这个人在记人名尤其是外国人名方面简直是个白痴，